

国庆假期回乡记

■龙玉纯

春节离家一转眼就快九个月了，这次带上老婆孩子，趁国庆节长假，回来看看总是在电话中说一切都好不要我们挂念的爸妈。

车子一直开到家门前，可大门紧闭，屋里没人。难道两位老人开镰收稻子去了？我立即带着儿子往山上的我家梯田跑。果真没错，他们两人一个弯着腰埋头割稻子，一个在脚踩的打稻机上全力打稻子，满头大汗干得正欢呢，以至于我第一声喊他们也未听见。直到我和儿子一起大声喊，他们才惊诧地停下手中的活来。

一个快八十岁了,另一个也七十有余,还顶着燥热的秋阳,在田地里辛苦劳作,我一阵愧疚疾与心痛。心想,趁这次回来,我们多做点思想工作,干脆接他们两老进城吧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也该享享儿孙福了。

见到儿子一家回来了，两位老人高兴得走路都带风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婉拒了我们的好意，明确表示暂时不愿进城。爸爸对我们说，如果你们能完全说服我和你妈，

我们就跟你们走。于是，大家就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说起话来。

我有些担心地说，你们两老年纪那么大了，还天天干这么重的农活，万一身体要有点不舒服或者突发情况，山里交通又不便，到镇上医院又远，那怎么办呢？老人都看重健康，我便从最敏感的话题开始说起。

爸爸回答说，你说的这个我和你妈也考虑过，虽然住城里离医院近方便，可我们山里也有家庭医生呢。你们不知道吧，现在政府很重视农村医疗，每家都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的医生，医生每月定期上门，要是哪里不舒服，一个电话医生就带着药箱骑摩托车来了，如果要住院还有面包车接送，住院费用也能报销大部分。

我妻子接着说，关键是山里交通太不方便了，要出去买个生活用品都难，比如家里来了几个客人，需要买点肉和鱼、酒和糖，还非得要乘车去镇上，来回要一个小时以

上，那么多麻烦呀。

妈妈接过话题解释说，其实并不麻烦呀，家里有鸡有鸭有鱼有蛋，还有自家酿的米酒，来几个客人吃喝是没有问题的。再说供销社专门有农用车送货上门呢，只要打电话去，就送货到家里来了，只是价格稍为贵点。卖水果、蔬菜、糖果和牛羊肉的车子也隔几天来一次，种田需要的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现在都是送货上门。

我儿子笑着说，爷爷，要是您这里也有网络，我一定在楼上楼下给您装上摄像头，这样我爸妈不放心时，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您和奶奶在干什么了。

爸爸摸了摸我儿子的头说，孙子说的这个好，上个月村里还开了大会，镇政府要求网络先连到村部，然后再连到各家。我们家离村部有点远，估计要连起来暂时还比较困难，听说上面正在想办法。

话儿越说越多，亲情越来越浓，几天的团聚时光过得飞快。

馒头与酸豆角的爱恋

■左琦

山东男人，成了湖南女婿。

某个节假日，马哥在岳母娘家秀了一手做馒头的绝活，乐善好施的老妈把这些光溜溜、圆乎乎的馒头散发给一起跳广场舞的姐妹们，瞬间吸粉无数。只可惜馒头有限，每个大妈所得的馒头只够配一包榨菜的，没过足嘴瘾的人只能吞吞唾沫期待下次了。

于是，接下来的每个节假日，大妈们都会眼里有光、满是期待地问：“樊姐，你家女婿回来吗？面粉我都买好了！”丈母娘疼女婿，一顿一只老母鸡，老妈怎么舍得马哥沦为做馒头的机器？自然是三缄其口，只字不提。

尽管如此，马哥还是竭力满足岳母娘的小小虚荣心，国庆八天假，又开始默默地埋首发面做馒头。细腻滑白的面粉静静地躺在不锈钢的面盆里等待改变。

玩面儿的主人将酵母分次放入面中搅拌，温水一点点地加入，把面成大大的如棉絮般的一团，用一个高粱秸篦子盖好，面团开始了慢慢地发酵。醒发后的面团被搓揉得滑润光亮，等分成几个小面团后，再把其中的一块慢慢地搓成条状，并用刀切成一块块等量的剂子，团成一个个饱满的圆。这一个个圆在案板上静静地等待着升腾。

大锅里的水“呱哒呱哒”沸开了，厨房里弥漫起腾腾的热气。揭开锅，在袅袅雾气里，将馒头一个个均匀地放入蒸笼里。大火让锅里的世界翻天覆地，等待迎接新生命的我们围炉共话兴奋莫名。新出笼的馒头细白精致，观之可亲，掰开来层次分明，香气扑鼻，轻轻咬一口，甘甜中带着麦香、阳光和田野的味道，回味悠长。

儿子说，吃馒头怎么能少了外婆的酸豆角？

老妈的坛坛罐罐悉数摆了出来：酸豆角、剁辣椒、豆腐乳……哪样不是馒头最好的搭档？儿子将馒头中间撕开一道口，塞上酸豆角，大快朵颐起来，脸上尽是幸福的神采。

一锅馒头蒸完了，留下自己吃的，老妈开始犯难了：每人两个不够吃，每人四个不够分，算了我不送人了……

马哥脑袋上的汗珠还没停，光洁的大肚皮活像个白面大馒头。他又开始倒面粉和面了：“妈，再蒸一锅够分了吗？”

老妈咧嘴一笑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，眼风扫向我，仿佛在说：“这么好的女婿，再给我来一打！”



■刘晓飞 摄

二舅的红薯

■贺楚建

印象中，二舅不愧是种庄稼一把好手，尤其是他栽种的黄心红薯、红心红薯、紫色红薯等，太喜人了，个头大，又脆又甜，生吃熟吃，味道俱佳。

然而，二舅每年留着的红薯种子因没地方储藏过冬而伤透了脑筋。他左思右想，便想到我家地下适合储藏，于是在我家床头挖地窖，挖好后，把精心挑选好的红薯放进地窖，然后用一块石头盖板盖好，四周用泥土封住。令二舅没想到的是，久而久之，那地窖里的红薯散发的淡淡清香，似乎在里面发酵，越聚越多，越聚越强，惹得我伸着脖子、挺起鼻子吸来吸去，像馋猫闻到了鱼腥味，有一种欲罢不能极想饱餐一顿的冲动。

那时，我家生活艰苦，又加上父母亲在生产队出工忙于挣工分，我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。有天早上放完牛回到家，已是饥肠辘辘的我，又闻到时浓时淡的香味，见家里没人，终于忍不住了，起了贼心，撸起衣袖，卑躬屈膝，伸出一双鸡爪般的手扒开盖板周围泥土后，铆足劲就往上搬石盖板。殊不知，盖板纹丝不动，倔强得很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我又变换姿势，左右开弓，却仍然不动。

怎样才能挪开呢？我托腮冥思苦想，便想到与弟弟合作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弟弟听说有吃的，不由得舌底生津，那种心神

向往的渴盼与欢欣，尽写在脸上，兄弟俩一拍即合。

第二天下午放学铃声一响，我们两兄弟急匆匆回到家，趁着父母亲不在家，急不可待、齐心用力挪开石盖板。我立即把手伸进地窖，拿起红薯就往衣服上揉搓几下，放进嘴里咀嚼，一股浓郁香甜润在舌尖滚过并迅速在口中炸开，满口流津，满嘴香甜，狼吞虎咽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再舔下嘴唇旁滚下的薯汁，那简直是人间美味，直呼“二舅真好”。

尝到“甜头”后，隔三差五“光顾”地窖，很长一段时间父母亲居然没发现。然而，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的我们，后来却被二舅揭穿了我们老底。

那是开春播种时节的一个上午，父母亲在外忙碌没回家，二舅挑着箩筐来到我家拿红薯。二舅扒开盖板惊呆了，满满一地窖的红薯，少了一大截。我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站在老师面前，一动都不敢动，心里怦怦直跳，红着脸不敢正视二舅。突然间他明白了什么，转身把厚重的石盖板移到屋外墙角后，又从杂房找来一块与石盖板一样大小的薄木板，弯腰从地窖里拿出些红薯后，用木板盖上地窖，然后洗好一个红薯递给我，一脸的温和对我说：“饿了吧，慢点吃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别告诉你妈妈。”我载着脑壳不说话，二舅弯腰挑起空箩筐，走了。

有一种幸福叫趁年华

■吴琨

生在家教严格的乡村家庭，从小就知道打牌赌钱是罪大恶极的犯罪，浪费粮食是暴殄天物该天打雷劈的恶习。小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娱乐就是看书下棋，听大人说话。

成年之后混迹南京，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懂晓存在必有道理,懂得同事只是一起工作的、不是交心的，只知道时时对人彬彬有礼，心却越来越孤独。

闲暇时抱几本书坐在飘窗前深读，看书中的人物、看他们的言行举止，共鸣之时，掩卷静坐。曾经相伴一程的人、经历的那些事，看过的风景，走过的路，拍过的照片，写过的诗。一切远去，不会重来，生命还在，也许我们还会遇见，也许今生不会再见，回想时，依然无限温柔，心里还有朋友的影子。折一枝杨柳，目送过往。

初秋的薄凉或许遇上一首诗、一阙词，生活的郁闷就被诗词的或婉约、或铿锵击退、掩盖。内心的雅致，涤荡了尘世的苍茫。连身边人送到手边的咖啡，都是生活的恩赐，袅娜着家的温馨和爱的温柔。

看书品茗，看阳台上盆栽、看花开花谢，望一望远方，思念下远方的亲友，回忆下往昔。绿树红花，那年的嬉笑怒骂皆是情感的底蕴，不需言说的温情弥散在香茗里、心里、汗毛孔里。

茫茫人海，纵横交错，谁会为你停驻、谁会为你守候。繁华红尘，一生一世争名求利，却只是三千弱水里，只能取一瓢饮。浩浩人生，终究要有所求，或兴趣爱好扬洒，或梦想成真。趁年华、趁着还不老，走天涯，领略世界的广袤博大。摘几朵野花，品香茗诗酒，写一点小文，宣泄心里的憋屈和愿景，述衷肠里享受锦绣人生。

混迹红尘,挣钱养家,寻找自我的舞台.生存之外,读书看花品茶,养几盆植物,在阳台上看人来人往,明月清风里观城市高楼日益拔节,岁月静好,光阴覆盖了苔藓,但爱自己的人自己不在乎的人一直都在。

有一首歌里唱到：活就活个心想事成笑声脆，不白活一回，励志里看不见失望忧伤。经历了太多的被伤害，强大起来的心胸里，懂了生死悲喜，一切都是随缘。从《诗经》到自媒体阅读，街巷深处，小桥流水，生活烽烟里就有了故事。手机相册，青花瓷瓶，家庭群聊，都记得每个值得珍惜的幸福时光，谁来过，谁走了，信心一直相伴在身边。

感恩生活中所有的遇见，让每一个朴素的日子都有了一串彩色的回忆。感恩陪我一起走过山长水远的亲友，愿余生我们一直不离不弃长相知。

接下来的悠悠岁月，看山看水看世界，看云卷云舒，不负世人，心安泰然。余生可以伺弄花草、可以蒸煮美食，可以听书追剧，如果愿意，可以什么都不做，抱一本书，守一帘幽梦到永恒。